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郭小川

GUO XIAO CHUAN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郭小川代表作

李丽中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郭小川代表作

李丽中 编 责任编辑 王国钦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字数 287 千字

1986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0

ISBN7-215-01551-3/I·134 定价:8.85 元



作 者

秋 歌

不止一次了，清爽的秋风把我们从昏睡中吹醒，
不止一次了，节日的礼花在这世界上和平地绽放。

今年的秋景又与往年不同，它的辽阔有如刀耕；
今年的节日也与往年不同，它的亮度超过群星。

那曾有过混乱的时刻，于今一禁；那曾有过的动荡，
那曾有过的烦恼的日子，于今一禁；那曾有过的忧伤。

那曾得过一个病，不是这病，不是那病，
而是一种无待人的“瑞士是爱缺乏症”。

我曾吃过一些怪，不是这怪，不是那怪，
而是那自己杜撰的“自我保护”风花雪月。

秋天的果实把太阳喂饱，节日的心光把太阳照亮，
不是让那果实争奇，而是让那果实一齐成为太阳。

人民的脚步把世界丈量，党的双手把世界肩膀，
不是让我修身养性，而是让我参加伟大的革命。

同志们的眼泪，就是人民的泪水，
不是让那泪水清静，而是让那泪水进行不懈的斗争。

到世界了，那身也不解一丈的蛇蝎之毒；
到世界了，那身也不解一丈的蛇蝎之毒。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 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了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一颗心似火，
三寸笔如枪。

——郭小川：《五律一首》

时代造就了诗人。当代优秀诗人郭小川，一九一九年九月二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那正是“五四”狂飙席卷全国的时候。他的少年时代是在灾难和战乱中度过的。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热河，十四岁的郭小川随父母逃亡到北平。在北平这个政治中心，他一面读中学，一面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中，郭小川受到锻炼，革命意识迅速觉醒，十七岁时就成为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写诗，曾用郭苏、伟侗、健风、湘云、登云等笔名在救亡刊物和《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悼念鲁迅和以抗日救亡为内容的诗、文。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郭小川的生活道路出现了新的起点。这一年八月，他在赴延安途中参加了八路军，从此，成为三五九旅的一名战士。他跟随部队转战千里，作过宣传、教育、机

要等工作。一九四一年初，郭小川来到延安，在马列学院进修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一九四五年秋，他重返冀中，响应党的号召，用战斗来保卫抗日胜利果实。郭小川任家乡丰宁县县长，领导全县的清匪反霸和土改斗争，从中受到艰苦锻炼。一九四八年五月，郭小川调新闻战线工作，任冀察辽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副总编兼《大众日报》负责人。平津战役开始后，郭小川随军入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他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任《天津日报》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郭小川随军南下。这一年六月，调至中南局任宣传处长兼文艺处长。一九五三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作理论宣传工作。这几年间，郭小川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杂文（在中南局时，曾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写了许多思想杂谈）。

自“投入红色士兵的行列”到解放初期，郭小川一直站在革命斗争第一线。他听从党的召唤，从一个战斗岗位到另一个战斗岗位，始终不渝地以全副精力忘我工作。他无暇从容地写诗，也没想到当一个诗人；然而，正是得力于此，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紧张的战斗生活，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在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方面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从一九五四年至“文革”开始，郭小川先后在中宣部文艺处、中国作协、《诗刊》编辑部、《人民日报》社工作。繁忙工作之余，他把不可遏止的诗情凝结为诗篇，不仅写诗，也写杂文和报告文学，以此为武器，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热斗争中。

这样一个对党有着耿耿深情的战士，却在“文革”中受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然而，即使身处逆境，他也决不后退一步。从北京到湖北咸宁，到天津静海团泊洼，诗人从没有低下战士那高贵的头颅。在囚禁中，他不屈地斗争；在被扼紧歌喉

时，他唱出了震人心魄的时代最强音。“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一分钟；/要斗争，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秋歌》）这就是郭小川那一时期的心声。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郭小川从河南林县到安阳治病，听到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他欣喜若狂，立即对友人表示：“我创作的青春，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万没料到，一场意外的火灾事故竟然夺去了诗人的生命。年仅五十七岁的郭小川，正当创作盛年，却怀着未竟之志离开了他所眷恋的斗争生涯。

“人民的乳汁把我喂大，党的双手把我育成，/不是让我虚度年华，而是要我参加伟大的斗争。”（《秋歌》）郭小川没有“虚度年华”。他首先是一个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私无畏的战士，其次才是一个诗人。不管是在炮火连天的岁月，还是乌云蔽日的时刻；不管是在赞誉声中，还是被冤屈之时，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战士，他总是自觉地、默默地为党工作，为人民贡献着自己的才能和心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战斗，在酝酿着新的诗情，酝酿着新的创作计划。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他用那“三寸”之笔，用那颗“似火”的心，谱写了二百余首战斗诗篇，在他无限热爱的土地上，留下了激荡人心的诗魂。

郭小川生前出版了十个诗集：《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鹏程万里》、《月下集》、《两都颂》、《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还留下了未曾发表的几篇诗作，如：《让风暴更猛烈地吹吧》、《会师》、《祝儿子的诞生》、《一个和八个》、《墓志铭》、《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除诗集外，还出版了文集《思想杂谈》（三人合作）、《针锋集》等。粉碎“四

人帮”后，出版了《郭小川诗选》（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两个版本）、《郭小川诗选续集》、《郭小川诗选》英文本、《谈诗》等。郭小川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伟大时代，集中表现了他的思想、斗争经验和光辉品格。

二

郭小川的创作道路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期，可以看作郭小川诗歌创作的准备阶段。郭小川在少年时代“曾经狂热地写诗”（《月下集·权当序言》），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诗人最早的一首诗是《女性的豪歌》。这首诗创作于一九三六年前后，已经遗失，是诗人后来经过反复回忆整理出来的。诗人为女性的彻底解放而呐喊，烈火般的诗情喷涌而出，尽管艺术上很不成熟，但那固有的战斗姿态，正在觉醒的革命意识，已经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写于一九三七年的《夏》，思想性、艺术性显然比《女性的豪歌》有所提高。诗人从炎热的太阳给“山坳、旷野，渲染了片片的碧绿”发现“世界象已勃然地觉醒”，于是急切地呼吁“让积久的忍耐化作熊熊怒火”。郭小川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的诗作保留下来的还有《牧羊人的小唱》、《漳沱河上的儿童团员》、《骆驼商人挽歌》、《热河曲》、《我们歌唱黄河》等。有些诗和剧本，在一次过黄河时，不慎被激流卷去。到延安之后，写了《草鞋》、《毛泽东之歌》、《老雇工》等。解放战争时期，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顾不上写诗，留下的仅有几首。早期的这些诗作，尽管带着稚气，反映生活也较肤浅，但感情真挚饱满，调子昂扬乐观，构思也比

较新巧，诗行中时时迸发出哲理的闪光。诗人的风格、才能已初露端倪。从这些诗作可以看出，郭小川从一开始拿起诗笔，就坚定地走着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把写诗和参加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五十年代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调动了诗人长期的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诗情象火山爆发，他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连续创作了《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光火》等七篇给青年读者的诗，总题为《致青年公民》。这组诗以与青年读者当时的心理、情绪合拍的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以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论辩性、鼓动性，以磅礴的气势、饱满的激情、睿智的语言、鲜明的节奏赢得了青年的喜爱，成为鼓舞他们投入火热的斗争的号角和战鼓。

在创作了《致青年公民》后，郭小川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从他一九五九年为《月下集》写的一篇论诗歌创作的序言中可以看出这一探索的思想动因。在这篇文章中诗人表示：“几年来，在业余时间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急就章’，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称意的诗作，至今还一篇也没有。比较喜欢的，倒有几篇，例如《白雪的赞歌》等，但这些东西也实在算不了什么。”他认为，“《致青年公民》这一组还算是稍许强一点的。然而这也是多么浮光掠影的东西呵！”他怀疑“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会不会损害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荣誉呢？”基于这种认识，诗人很“苦恼”，“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了，写不下去了，非得探寻新的出路不可了。”诗人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否定得尽管有些过分，但其用意是积极的。没有这一否定，就不会有后来的阔步前进。而且，这一否定，不仅仅是针对自己的诗

作，郭小川说出了几年来对诗歌发展现状的认真思考，他强调：

“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海洋，但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他提出，诗的思想，“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而应当是作者的创见。”认为作家应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色，”“不会轻易丢掉一点什么，也不会盲目地接受什么。”这些可贵的诗学见解，表明了郭小川的诗歌美学观在五十年代末期已经形成；诗人强调这些，实际上也是对诗坛上所流行的那些大而空的、生硬配合政治的、粗制滥造的所谓诗歌及逐渐蔓延的恶劣诗风的有力批判。

郭小川是一个创作态度极其严肃的诗人，是一个在艺术追求上永不停步、敢于披荆斩棘攀登艺术高峰的诗人，是一个既热情又冷静的诗人。一九五六年初，他在作协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一次座谈会上也谈过对诗歌的看法，认为：目前创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避开了或无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郭小川从一九五六年夏天开始的创作实践，就是在尝试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自觉地开拓着一条艰辛的路。一九五六年八月至十一月完成的《山中》一诗，表现出诗人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冷漠、寂静、安详”生活的不安，强烈地反复地呼吁“我要下去啦——”，这声音是郭小川特有的向往“沸腾”生活的心声。他把作家要到群众“喧闹”的生活海洋中去寻求诗情这一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主旨，通过鲜明的自我形象，通过细腻精美的艺术描绘突现出来，达到了思想感情的典型化。一九五六年年底完成的《致大海》一诗，有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诗人以广阔的、袒露心胸的“大海”作抒情媒介，并赋予“大海”以象征性含义，追忆“我”参加革命后，在艰苦磨炼中思想感情所发生的

的细微而深刻的变化，借以概括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思想经历。诗的艺术概括有独到之处。一九五九年四月完成初稿，经过半年时间的慎重修改，在国庆前夕拿出来发表的歌颂祖国建设新成就的抒情诗《望星空》，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一般颂诗，也不同于诗人同时期写的主题相同的颂诗《十年的歌》、《天安门广场》。《望星空》避免了直白式的抒情，而是以自我心灵的感受贯穿全篇，从“星空”、“人间”的对比中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其独到之处还在于，诗人在尽情讴歌辉煌的人间奇景的同时，坦率真诚地披露了另一种感情：对“人间还远不辉煌”的一面，表现出“惆怅”、“忧伤”。这种感情应该是真实的，也符合诗人当时的思想实际与客观现实生活的实际，它是自五七年以来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失误和文艺界“左”的粗暴批评在诗人心灵上的投影。敏感而诚实的诗人用巧妙的艺术手段道出了并非自己独有的真情，说明了他不愿“肤浅”、“平庸”地反映生活，表现了诗人敢于突破陈规的勇气。然而，“左”的魔影时时作怪的文艺界，对诗人的探索不仅不予鼓励，反而以“思想感情不健康”为罪名，进行错误的批判。批判从五十年代末延续到六十年代初期。与《望星空》一起受批判的还有《致大海》、《白雪的赞歌》（1957年）、《深深的山谷》（1957年）以及当时尚未发表的《一个和八个》（1957年）、《严厉的爱》（1959年）。这些遭受厄运的诗恰好代表了郭小川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他要求诗歌“反映生活的矛盾和冲突”这一创作思想最充分的体现；这些诗对当代诗歌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推进。

郭小川五十年代的部分诗作，突破了进行政治说教的概念、模式，力求用个性化方式从人的心灵深层反映生活，使诗成为“新

颖而独特”的艺术“晶体”。他对诗歌美学的基本见解也在五十年代末期形成。因此，可以说，五十年代是郭小川诗歌创作勇于创新黄金时代。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会出现不平衡。郭小川五十年代也写过一些平庸之作。如以反右斗争和“大跃进”为题材的《射出我的第一枪》、《保卫我们的党》、《捷音破晓》、《正当山青水绿花开时》等作品就流于概念化。这是时代的局限给诗人创作带来的阴影，不能代表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水平。

郭小川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没有新的突破；然而，在艺术概括的技巧上，在形式美的创造上，在诗情与哲理的完美融合上却取得了超过五十年代的成就。

六十年代初期至“文革”之前这一段时间，郭小川摆脱了行政事务，集中精力搞创作。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二年春，他访问了鞍钢、抚顺、福州、广州、昆明、洛阳等地，接连创作了《三门峡》、《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等诗；一九六二年十月，郭小川调至《人民日报》社任特约记者，他北到小兴安岭，南到广州，东到长江口，西到戈壁滩，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一串串响亮的歌声。《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林区三唱》、《西出阳关》、《夜进塔里木》、《在大沙漠中间》等，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还写了《旱天不旱地》、《小将们在挑战》等一批报告文学作品。这几年是郭小川创作力最旺盛的季节，他在诗的题材、表现手法、语言的音乐性、诗体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方面进行全面探索，呕心沥血地进行创作，力求让诗更美、更有战斗力。这一时期的诗歌多以反帝、反对国际霸权主义，颂扬伟大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其主旨。为广大读者所称道的《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

姿》、《祝酒歌》、《乡村大道》、《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等脍炙人口的诗篇，反映了生活的主调，是那一时期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郭小川六十年代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于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及艺术概括的独特性。他力图从人的精神风貌、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面去揭示人生的真谛，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课题，并从深处和广处去开掘事物本身的象征性内涵，使诗具有深邃的意境和耐人寻味的哲理，使诗的语言更有感情的蕴蓄，更具有音乐的旋律感。郭小川这一时期的诗歌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雄浑、壮丽、深沉，刚中寓柔、情中寓理；时代精神在诗中已化作感情的波涛、哲理的内核，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启迪。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郭小川不敢把诗笔伸向生活中更复杂的一面，没能表现出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种色彩，格调上也有些雷同；另外，诗中的个性色彩较前暗淡，独特的“自我”隐藏起来了。感情尽管热烈、饱满，思想尽管新颖深刻，却不能象五十年代创作的《致大海》、《望星空》那样能“触动读者的深心”；语言尽管富丽精美，却失去了《山中》、《自己的志愿》等诗中那种自然、淳朴之气。这说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正面歌颂及对诗歌艺术美的追求，多于对生活中矛盾和冲突的思考，诗人似乎有意回避触动舆论界最敏感的神经。不能不承认，这是在错误地批判了《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诗之后留下的严重后遗症。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这十年间，复杂的斗争环境使诗人写出了“矛盾重重的诗篇”。在“四人帮”的高压下，在失去创作自由的逆境之中，郭小川没有放下战斗的笔，不是为发表，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战士的心声。一九七五年创作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标志着诗人这一时期创作的最高成就。两首

诗，象两颗重磅炸弹，带着浓烈的火药味，在“静静的”团泊洼爆炸了。在升腾的烟雾中，我们看到了诗人那颗伟大的心，那从容战斗的英姿，那重放光彩的个性。郭小川那独特的“我”又回到了诗中，让读者感到那么亲切，那么真诚。这两首诗在亿万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的音响，象两颗红宝石，在诗歌艺术的殿堂中熠熠闪光。

这时期诗人还写了另一些诗，如：《欢乐歌》、《花纹歌》、《万里长江横渡》、《长江边上“五·七”路》、《祝诗》、《拍石头》、《登九山》、《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等，其中不乏革命精神，不乏精彩的诗句，但从诗的整体来看，则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诗人所歌颂的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劳动业绩，周恩来同志的丰功伟绩，往往与错误路线搅在一起，这不能不影响到诗歌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和战斗性。

郭小川和他的全部诗歌都是属于他所生活过的那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时代给他的诗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不管是成就还是缺陷。郭小川之所以被称誉为当代优秀诗人，就在于，他用自己的创作道路，用自己的诗歌实践，证实了他是那个时代的歌手，是至死不渝地为人民鼓与呼的战士。

三

郭小川是一个有自己个性特征的诗人。

翻阅诗人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全部诗作，首先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及反映这种时代精神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郭小川在捕捉题材、构思诗篇时，总是认真地思考：“应通过一种什么感情，来表现我们整个时代，概括整个时代。而不是